翻山越嶺——
乾州永綏保靖三廳縣碉卡全圖

盧雪燕

〈乾州永綏保靖三廳縣碉卡全圖〉，是「四通八達——古代道里交通圖籍展」第二檔（展期：2024.12.7 ～ 2025.3.2）的展件之一，內容除可見清代湖南省乾州、永綏二廳，以及保靖縣等三處城、汛、卡、碉等清軍營汛體系之外，從以黃色實線，加上短黑枕木橫線表現的道路，亦可知十九世紀中後期，湘西與四川、貴州交界一帶的交通實況。

〈乾州永綏保靖三廳縣碉卡全圖〉（以下簡稱〈乾圖〉），爲國立故宮博物院典藏文物統一編號：平圖 020922，紙本彩繪，經摺裝，每扣縱 25 公分，橫 13.5 公分，總 72 扣（含天頭、拖尾各兩扣），[1] 圖幅開展總長 918 公分，配絳綠蜂巢萬字紋仿宋錦書衣，封面靠書口處黏貼長條素箋，墨字題「乾永保三廳縣碉卡圖冊」（圖 1-1），是爲前國立北平圖書館（以下簡稱「平圖」）對日抗戰期間，南下避禍，最終來到臺灣的那批輿圖部特藏地圖之一。[2]

筆者查閱 1932 年《國立北平圖書館特藏清內閣大庫輿圖目錄附新購特藏》，[3] 並無此圖。進一步仔細檢視圖冊的封面、封底，也沒見到如同批特藏裡，多數貼有表示：「內閣大庫舊藏」、「國立北平圖書館清點圖書文獻」、「國立北平圖書館藏」、「教育部清點文物委員會」的四種方簽，[4] 因此推測〈乾圖〉應該不是來自清內閣大庫。[5] 不過從天頭白頁（第二摺）下方，鈐印的數字—「02957」（推測應是典藏流水號，圖 1-2），加上拖尾最末鈐記的「國立北平圖書館藏圖」（豎排）字樣（圖 1-3），則證明此帙屬於平圖舊藏無誤，但從何而來，何時入藏，則尚待考求。[6]

本文擬從〈乾圖〉內容說起，繼之藉由幾個具時間關鍵性的行政建置，判定圖的表現年代，最後則從圖的旨要，嘗試說明清廷之於〈乾圖〉描繪的地域—乾州、永綏兩廳，以及保靖縣三地，這個向來被認爲位在「苗疆」核心區域內的治理方式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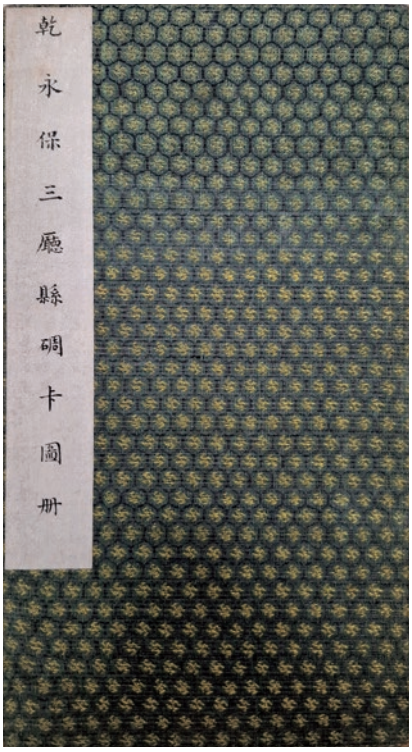

圖 1-1　清　同治以後　乾州永綏保靖三廳縣碉卡全圖　封面　經摺裝　縱 25，橫 13.5 公分　總 72 扣　國立故宮博物院藏　平圖 020922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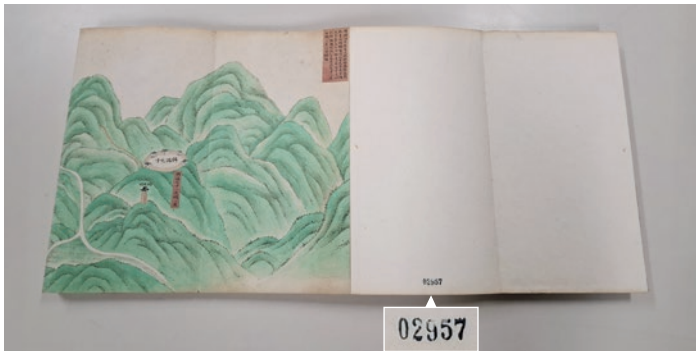

圖 1-2　清　同治以後　乾州永綏保靖三廳縣碉卡全圖　局部　天頭與第 1-2 扣

圖 1-3　清　同治以後　乾州永綏保靖三廳縣碉卡全圖　局部　拖尾與第 67-68 扣

〈乾州永綏保靖三廳縣碉卡全圖〉的內容

如前文所敘，〈乾圖〉縱 25 公分，展圖超過 9 公尺，雖談不上巨幅，但也算是中等規模，與一般河流、驛路、海岸這類，描述長距離地理現象的專題地圖頗相似，皆以一主要地理要素串連全圖。〈乾圖〉題名裡的「碉卡」二字，雖然確實點出內容重點，但實際連貫全圖的，卻是以黃色實線，加上短黑枕木橫線表示的，從永綏廳境的弭若（即「米糯」）屯卡開始，一路向東北，經花園綏靖鎮城（嘉慶二年，1797 年改汛爲鎮；嘉慶七年，1802 年移永綏廳治於此）、保靖縣城，轉東，入古丈坪廳（道光二年，1822 年始升爲廳）轄境，靠近乾州、永順、保靖三廳縣交界的龍鼻嘴汛後，再折往西南，進入乾州廳境、乾州廳廳城，以及轄境南邊的三岔坪，最後終止在灣溪汛的道路主線及支線（圖 2 ～ 4）。

與〈乾圖〉同一時間展出的〈岳州至龍州驛鋪圖〉，或是「四通八達」展第一檔展出的〈太原府至甘肅驛鋪圖〉相同，[7]〈乾圖〉除以穿越崇山峻嶺，蜿蜒在山與山之間，且時不時跨越溪流的道路路線爲主軸之外，有關道路周遭景物的描繪也相當豐富。其中層巒疊嶂，連綿不絕的翠綠山巒，幾乎佔滿整個圖面，加上縱橫交錯的水流穿插其間，頗能反應永綏、乾州、保靖三廳縣，高山深壑的地形特徵；而其它人文地理要素，除串連全圖的道路，用來穿越河流的橋，或是苗人聚居的苗寨，以及三廳縣治所所在地的「城」之外，主要就是汛、屯卡、碉、邊牆、關門、關廂這類清代地方基層軍事設施，[8]尤其是那些靠近邊境的地區，茲歸納其性質相近者簡要敘述如下（道路除外）。

一、城堡、汛堡、屯卡

如道路扮演貫穿全圖的靈魂角色，〈乾圖〉以形象式畫法，採俯視視角，繪出道路經過的每一包含軍事，或是軍民合一，具住民地性質的城堡、汛堡，以及屯卡。城堡，指茶洞城、花園綏靖鎮城、保靖縣城，以及乾州廳城，除茶洞城外，其餘皆是爲該廳（縣）治所所在地。因此相對於汛，或屯卡，面積比較大，細節描述也比較多（如繪出月城）。「汛」，是清代綠營建制的最基層單位，上一層爲「營」，「汛

圖 2　清　同治以後　乾州永綏保靖三廳縣碉卡全圖　局部　弭諾屯卡至茶洞城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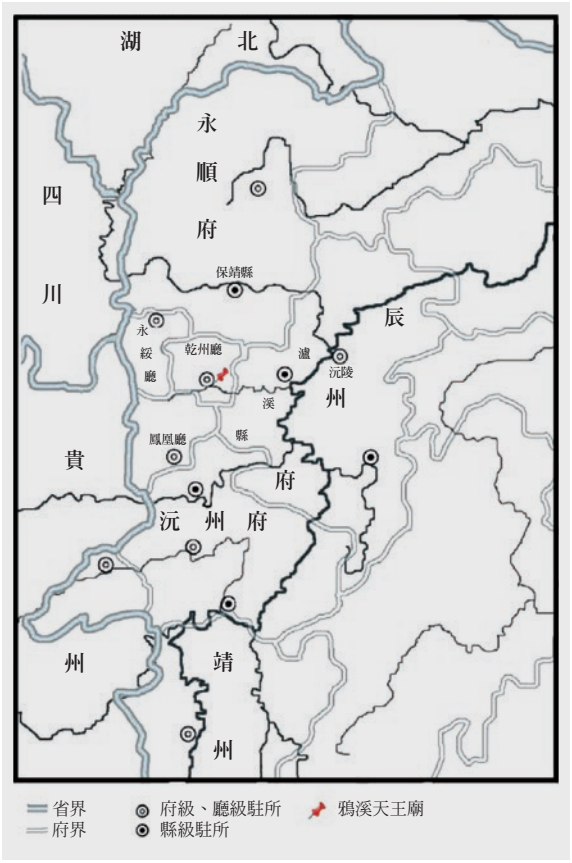

圖 3　清　嘉慶 25 年　清代湘西湖南西部示意圖　轉引自謝曉輝，〈苗疆的開發與地方神祇的重塑：兼與蘇堂棣討論白帝天王傳說變遷的歷史情境〉，《歷史人類學學刊》，6 卷第 1、2 期合刊，2008 年 10 月，頁 144，附圖 2。　取自香港科技大學：https://schina-publication.hkust.edu.hk/sites/default/files/pubs/Jour-06.1.A04.pdf，檢索日期：2025 年 1 月 14 日。

圖 4　清　同治以後　乾州永綏保靖三廳縣碉卡全圖　局部　灣溪汛一帶

堡」指汛兵駐地修建的城堡。「屯卡」，是屯兵駐地，一般也修建城堡，故也可稱爲「屯堡」。不管是城、汛，或是屯卡，它們的符號共通性就是，土黃色城垣（即城牆），絕大多數橢圓，少數近圓形，或不規則形狀，一般帶城垛（也是土黃色）、城門（門頂藍灰色，倘有樓，下以灰石爲基）。而除各自獨立之外，也有屯卡、汛堡相鄰共用一面城牆的，例如良章營汛與馬頸坳卡以一牆相隔，得勝坡卡與大岩汛兩堡相鄰共用一牆，鎮溪營大汛內則含營堡一座，分汛一座（圖 5 ～ 7）。

二、碉、邊牆、闕門、炮臺、哨臺

學者石邦彥指出，湘西苗區的碉樓，每座高曰兩丈，分上中下三層，每層樓皆留有槍眼，且「立屋蓋瓦」。[9] 觀察〈乾圖〉裡「碉」的外型，雖然沒法看出高度尺寸，但明顯繪有三層，上窄下闊，上面覆蓋灰藍斜面屋頂，以及每層樓都有槍眼，與石氏的描述相當吻合，而這麼些數量龐大，外形一致到幾乎可稱之爲「圖例」的「碉」，絕大多數布建在山頂，建在山腰、城堡裡的極少（見圖 2、圖 4 ～ 8）。

邊牆，僅五處有繪，大皆土黃色牆體，一

圖 5　清　同治以後　乾州永綏保靖三廳縣碉卡全圖　局部　花園綏靖鎮城一帶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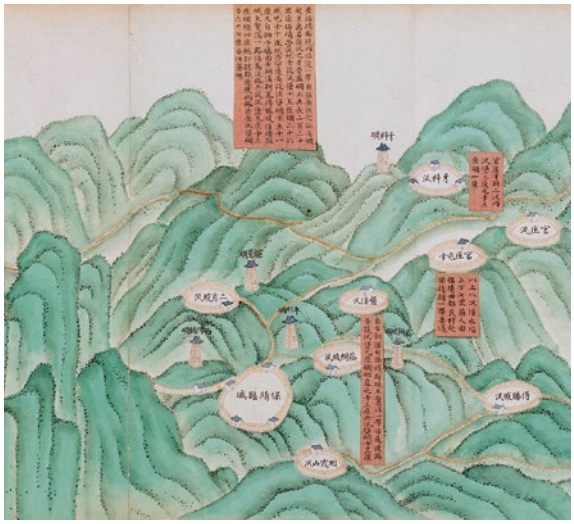

圖 6　清　同治以後　乾州永綏保靖三廳縣碉卡全圖　局部　保靖縣城一帶

圖 7　清　同治以後　乾州永綏保靖三廳縣碉卡全圖　局部　乾州廳城一帶

在茶洞城北側，有兩道，帶城垛，設闕門三座（見圖 2）。二在花園綏靖鎮城北側（見圖 5），也是設三座闕門（筆者按：城下方紅簽，記「永綏廳城建闕廂二道」，但圖面未繪闕廂）。三在保靖縣城北側（見圖 6），無城垛，繪闕門一座（筆者按：未註「闕門」二字）。四在乾州廳城（見圖 7），無城垛，繪闕門二座（筆者按：紅簽註「闕廂二座，闕門七座」，但不見繪闕廂。）五在圖末捧捧分汛東側（見圖 4），無城垛，設闕門一座，並碉樓三座。闕門符號與城門同，炮臺僅見繪於鎮溪營大汛（與分汛合城，見圖 8），註「炮臺」二字，無符號，總四座。哨臺僅見於三岔坪汛堡裡，外型與碉樓無異。[10]

三、苗寨、橋

〈乾圖〉裡的苗寨分散各處，符號表現差異不大，大概皆以數間屋宇，外覆林木的集合形式表現（圖 9）。至於橋，當然跨在水流之上，也可說屬於道路的一部份，但形式不一，有平板型，也有拱型，還有帶橋墩，左右設有扶手的高架橋，甚至還有帶屋頂的風雨橋（圖 10 ～ 13）。

以上概屬於以圖式符號表現的地理要素，而〈乾圖〉還有另一部份極具史料價值的內容，那就是總八十三紙的紅簽貼說。這些紅簽裡的註文大多在提示，或補充說明，乾、永、保三

圖 8　清　同治以後　乾州永綏保靖三廳縣碉卡全圖　局部　鎮溪營大汛一帶

圖 9　清　同治以後　乾州永綏保靖三廳縣碉卡全圖　局部　苗寨

圖 10　平板橋

圖 11　拱形橋

圖 12　高架橋

圖 13　風雨橋

地的戍防情況，簽紙或大或小，文字或多或寡，茲按各簽主述內容，分簽成四大類說明如下。

第一類貼在圖的上方，簽紙數量較少，但內容較多，大概講述某地到某地，或是特定區域的防戍、兵力駐扎大概。花園綏靖鎮城、保靖縣城、乾州廳城三處軍事設施的描述自然最多，尤其是花園綏靖鎮城，其貼說如下：

> 查永綏廳境內沿邊一帶，共長一百二十七里，分隸綏靖、永綏二鎮協。西南自貴州交之八排汛、平梁碉起，東至老鴉塘之盤山碉止，計長五十里，爲永綏協汛地，安設汛堡十三座、碉樓三十七座、屯卡十座、闕門三座。自依棲汛之長坳碉起，東南至躍馬卡汛之威鎮碉止，計長七十七里，爲綏靖鎮汛地，安設汛堡十五座、碉樓二十三座、屯卡八座、闕廂二座、闕門三座，又八排汛迤南之弭諾、潮水溪二處，安設屯卡二座、碉樓二座。總共該廳沿邊，安設汛堡、碉卡、闕廂、闕門一百十八座。再螺螄墮一汛，係借貴州地方安設，與楚省邊汛不相連接。所有該汛安設之碉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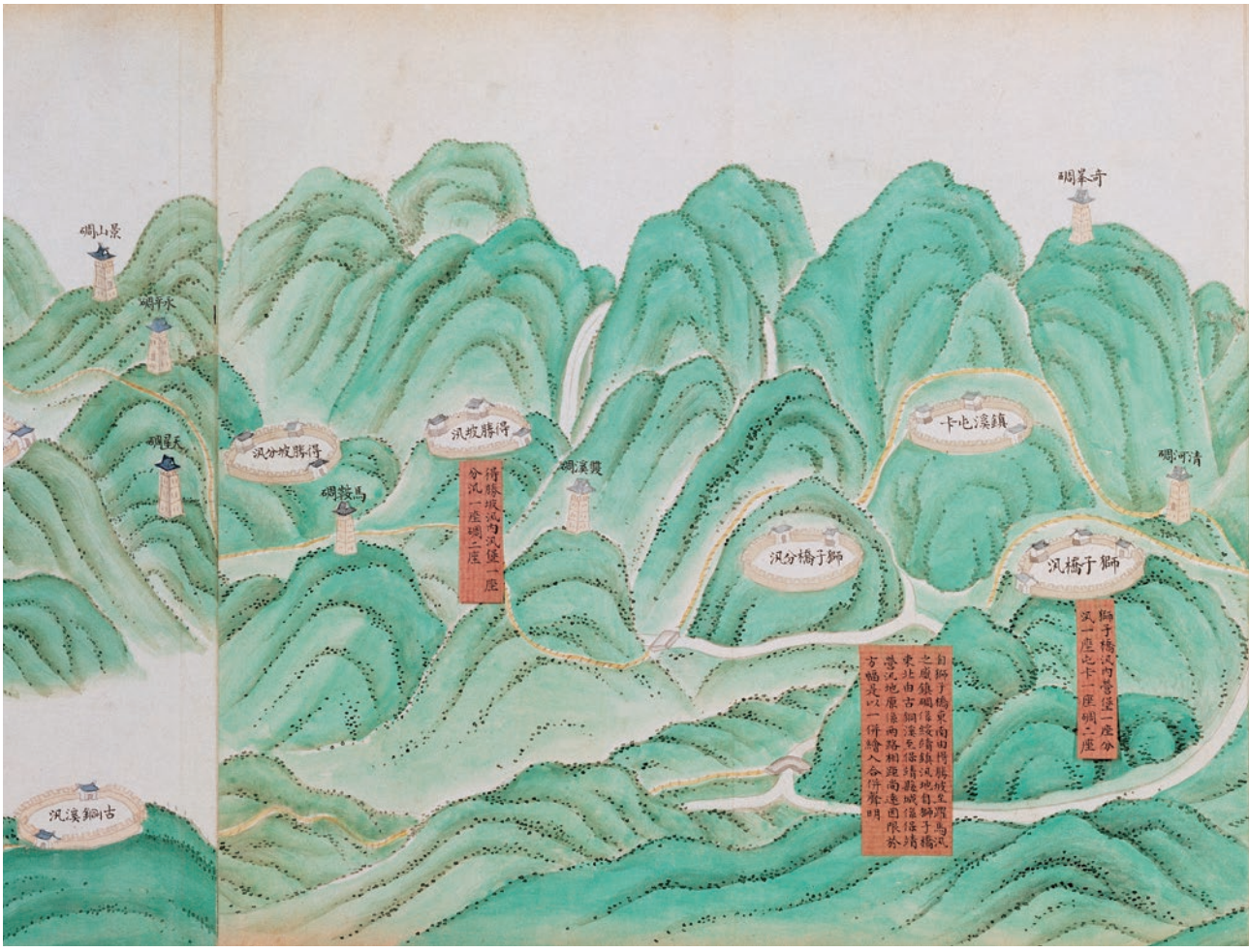

圖 14　清　同治以後　乾州永綏保靖三廳縣碉卡全圖　局部　獅子橋汛一帶

堡、關門共八座，另冊繪呈，合併聲明（見圖5）。

保靖縣城上方貼說：

查保靖縣境內沿邊一帶，自保安汛之保安碉起，至萬岩溪汛之老營盤止，共長二百二十里，係保靖營汛地，安設汛堡十五座、碉二十六座、屯卡十座，總共沿邊安設汛堡、碉卡五十一座。又自獅子橋由古銅溪、新寨、得勝坡、保靖縣城，至鰲溪一路，係屬後路，共設汛堡九座、卡三座、碉樓四座，總計該縣邊腹兩路，共安汛堡、碉卡六十七座，合併聲明（見圖6）。

還有茶洞城，上方貼註：

茶洞北與四川洪安汛交界，西與貴州三汉塘交界，係川黔楚三省接壤之所，以前僅係一汛，茲駐劄一協官兵，分布防範，與四川綏寧，貴州松桃，共三協，勢如犄角，聲威益盛（見圖2）。

除廳、縣城外，其他較特殊的地區也貼簽說明，例如起卷最右上貼註：

弭諾，向年原有汛地，嗣經裁撤，茲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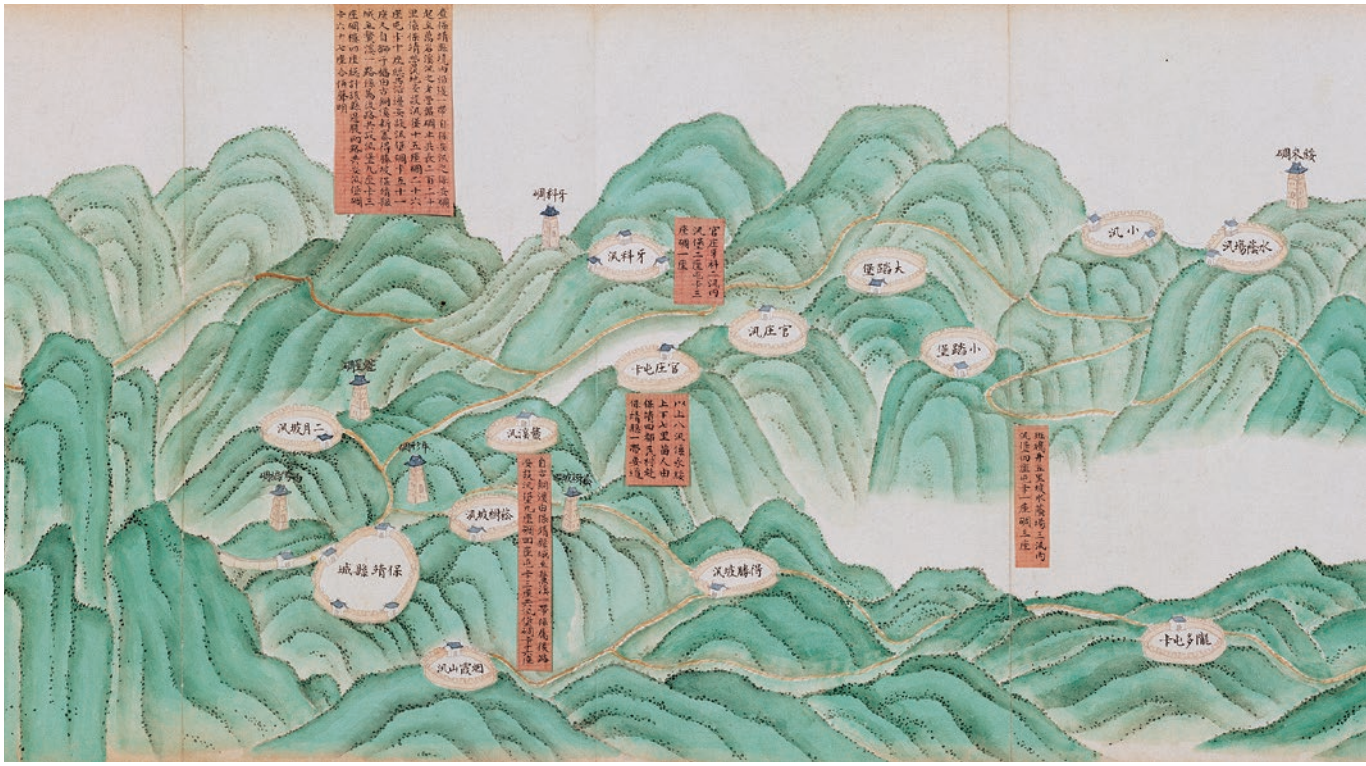

圖 15　清　同治以後　乾州永綏保靖三廳縣碉卡全圖　局部　牙科汛、水蔭場汛

因於貴州螺螄墶借地，安設楚省守備、汛卡，聲息必須相通，以便防守，是以於弭諾、潮水溪二處，安設屯卡二座，石碉二座，以資聯絡（見圖 2）。

第二類紅簽主要貼在「堡」（含汛、屯卡、城）附近，用作補充說明該堡的防務情況，例如「弭諾屯卡」旁貼註：「弭諾屯卡一座，碉一座」（見圖 2）。茶洞城旁貼註「茶洞堡汛內領款修建大石堡一座，碉五座，闕門三座」（見圖 2）灣溪汛旁貼註：「灣溪汛，內汛堡一座、分汛一座、碉七座。」（見圖 4）

第三類紅簽貼在道路旁，表述往某地路線，例如常寧屯卡附近岔路貼註：「此路通往溜巢苗寨」（見圖 9），官庄屯卡下貼註：「以上八汛，係永綏上下七里，苗人由保靖、四都民村，赴保靖縣一帶要道。」（見圖 6）乾州廳城附近邊牆道路貼簽註：「此路係強虎大路」等（見圖 7）。

第四類紅簽貼的位置較無規律，主要說明「汛」或「碉」的責任區，例如獅子橋分汛下方貼註：「自獅子橋東南，由得勝坡至躍馬汛之威鎮碉，係綏靖鎮汛地，自獅子橋東北由古銅溪至保靖縣城，係保靖營汛地，原係兩路，相距尚遠，因限於方幅，是以一併繪入，合併聲明。」（圖 14）還有鰲溪汛下方貼註：「自古銅溪，由保靖縣城至鰲溪一帶，係屬後路，安設汛堡九座、碉四座、屯卡三座，共汛堡、碉卡十六座。」等（見圖 6）。

圖 16　清　不著繪人　《苗蠻圖》　紅苗　紙本彩繪　縱 21，橫 27 公分　國立故宮博物院藏　購善 002300

〈乾州永綏保靖三廳縣碉卡全圖〉的表現年代

由於〈乾圖〉已經出現同治年間（1862-1874）設置的萬岩溪汛、牙科汛、水蔭場汛（圖 15），[11] 因此推測〈乾圖〉表現年代至少應在同治間或以後，然而若從但湘良（1828-1906）纂《湖南苗防屯政考》（以下簡稱《屯政考》）的相關記述，還可推到光緒六年（1880）以前。

但湘良，清光緒五年至七年間（1879-1881）署理湖南辰永沅靖道，《屯政考》一書，係其述職期間，訪得湖南苗防等相關資料，綜合纂輯之書。書內記事止於光緒六年，其中卷十一〈碉堡〉，與〈乾圖〉時代最近，關連性最高。筆者仔細核對兩者的「汛」、「屯卡」，發現二者重疊性極高。除部份異體字（例如：〈乾圖〉的「岩」，《屯政考》皆作「巖」，故「三角岩汛」即「三角巖汛」），或缺漏字（例如：〈乾圖〉的「小卡」二處，《屯政考》記「南收坪小卡」、「中巖屋小卡」。〈乾圖〉的「良章營汛」，《屯政考》記「良章汛」，〈乾圖〉的「獅子橋汛」，《屯政考》記「獅子橋營汛」），或誤寫錯字（例如：〈乾圖〉的「木山屯卡」，《屯政考》作「禾山屯卡」）之外，兩者建置有明顯意義上的區別的並不多，比如：「免巖新屯卡」，《屯政考》有記，〈乾圖〉未繪；還有，《屯政考》的「鴉窠科汛堡」，〈乾圖〉未繪。最後，還有一相當關鍵的原因，那就是保靖縣轄「水蔭場汛堡」，《屯政考》卷十一〈碉堡〉，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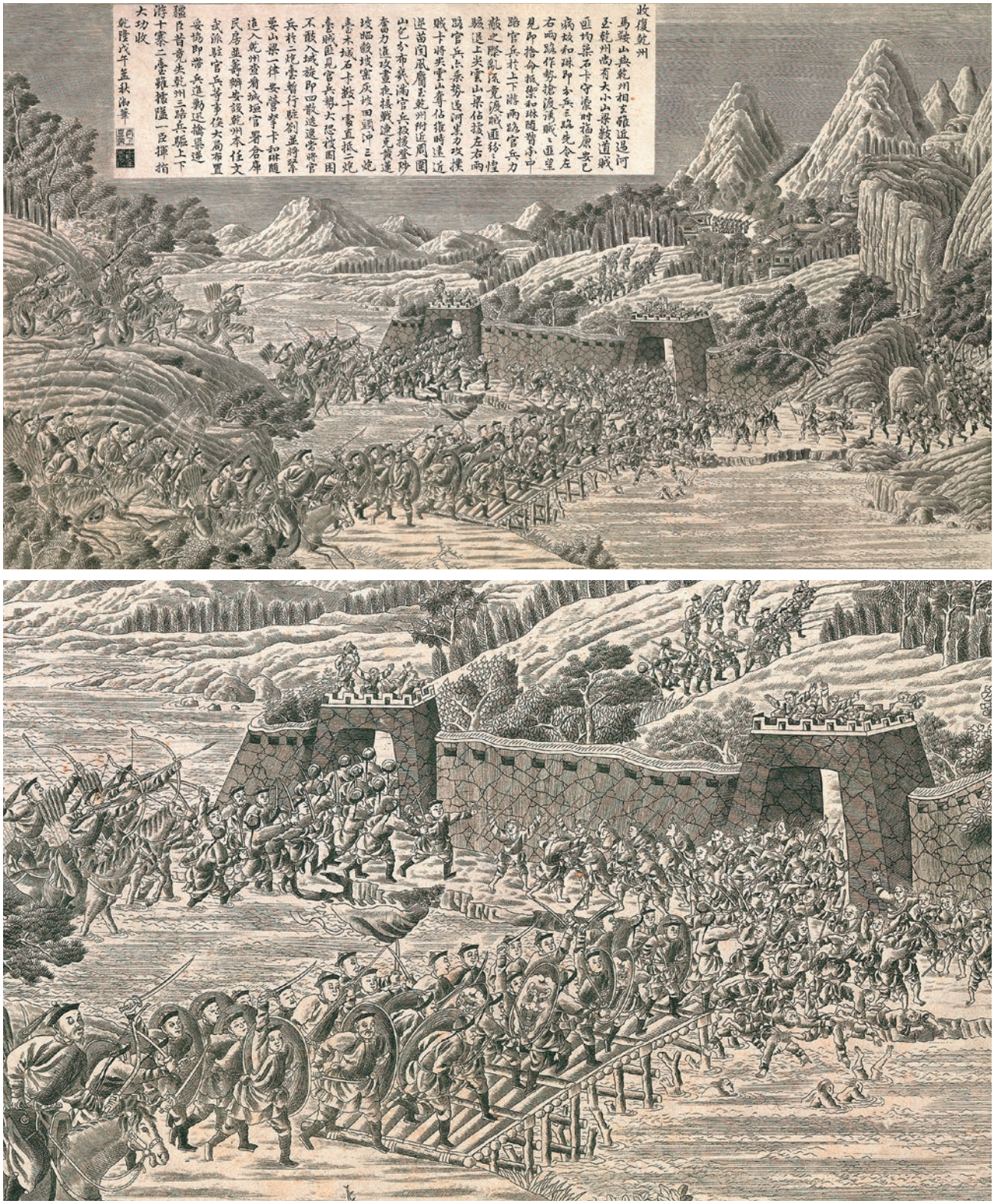

圖 17　清　乾隆　平定苗疆圖　第十二幅　收復乾州圖　銅板畫　縱 49.5，橫 86.5 公分　國立故宮博物院藏　平圖 021173

記有此汛之外，還列出「水蔭場分汛堡」，其下註：「今增修水蔭場分汛堡一座」，[12] 但〈乾圖〉只見「水蔭場汛堡」，不見分汛堡，綜上，〈乾圖〉的表現年代或許可設限在清光緒六年以前。

從〈乾州永綏保靖三廳縣碉卡全圖〉看清代對湘西苗疆的治理

「苗疆」一詞，經常出現在清代文獻之中，按字面意義解釋，似乎大量苗人聚居的地方，應即苗疆之所在。是以，若以清嘉慶年間（1796-1820），貴州八寨理苗同知陳浩（乾隆、嘉慶間人，生卒年不詳），撰著《八十二種苗圖並說》（約成書於嘉慶初年）爲祖本，所形成的《百苗圖》系列（圖 16），其中有關苗人居住地的敘述來看，黔省全境、湘西地區，以及川南、滇北、桂北，應該都算是苗疆範圍，[13] 與近代學者之於廣義苗疆範圍的界定大致相符，而既有廣義，那麼狹義的苗疆，指的又是那些地方呢？

學者陸韌、凌永忠《元明清西南邊疆特殊政區研究》一書繪圖指出，清代苗疆區域位置在：湖南省保靖縣往西南延伸，包括四川省的松桃廳，湖南省的永綏廳、乾州廳、瀘溪縣（部份）、鳳凰廳、麻陽縣、晃州廳，以及貴州省的銅仁、思州、鎮遠三府東半部，部份都匀、黎平二府，以及清江、丹江、台拱、古州、八寨、都江六廳等地。[14] 暨愛民說：「『苗疆』當在湘、黔、川交界之地，主體爲湖南西部及西北部，貴州東北部與東南部，亦可分『湖南苗疆』、『貴州苗疆』。」[15] 席會東從古地圖入手，認爲古地圖反應「明清時期湘、貴、川、桂交界的『生苗』聚居區被稱爲『苗疆』」，但清代早期「黔東南、桂東北取代湘西成爲『生苗』聚居區」；而後隨著中央政府的經略，「苗疆」最終消失。[16] 張明、林芊綜合各家說法兼利用文獻，認爲清初的苗疆是「以臘耳山爲中心的『湘黔苗疆』……和以雷公山爲中心的『貴州苗疆』」，然而「從苗界—生苗界—苗疆，有一個連續而完整的歷史推演過程……『苗疆』由廣袤日趨縮小……1872 年『苗疆肅清』之後，『苗疆』從此變成一歷史地理名詞。」[17]

即便各家之於苗疆範圍的認定有程度不一的差異性，但湘西、黔東交界一帶，一直以來，都是中央朝廷積極經略，且認爲屬於「化外」，或者說是「境內邊疆」的主要地區，〈乾圖〉所描述的，毫無疑問，即苗疆的核心區域。而從清代早期的設置廳縣、廣設營、汛（塘），企圖採用與其他地區相同的治理方式，將之納入直接管理的改土歸流政策，卻因爲民族、社會文化、環境等特殊性，一再遭受到挑戰。尤其是乾隆末年爆發的苗民石柳鄧（?-1797）起事事件（1795-1806），爲清政府弭平後（圖 17），在鳳凰廳同知，總理邊務大員傅鼐（1758-1811）的主持之下，修邊牆，隔苗（指生苗）、漢，釐清界址之餘，更進一步調整原先的汛塘設置。原先設在苗境裡的零星塘汛，一概撤出，但形勢險要之處則添設新的據點，因之逐漸形成相對穩定的，以邊牆、汛堡、屯卡、碉樓、哨臺、炮臺、闕廂、闕門等組建而成的苗疆防衛體系。傅氏〈稟建碉卡嘉慶五年〉一摺，對於苗疆一地的碉、卡、哨臺、邊牆的修建，做了相當完整的說明，又該摺文末記「除開具碉、卡、哨臺、闕門數目，丈尺清摺，繪圖貼說恭呈」，[18] 足見除文本外，應也有圖繪存在。

雖說嘉慶中期以後，傅鼐建立了一套較爲穩定的苗疆防衛體系，但隨著時間推移，碉卡坍塌、損壞，進而需要修復也屬必然。道光五年（1825），護辰沅道永綏同知蔣紹宗（生卒年不

詳）上〈稟遵札勘修碉卡道光五年〉一摺，將苗疆的碉卡防衛設施現況，做了份完整的調查。同樣「繪圖貼說」，[19]隨摺上稟，而正如前文所推考，〈乾圖〉內容表現，應該是傅氏完備苗疆邊防體系，歷經六十年後的同治朝（或以後），此時的汛、碉、屯卡等，按理說也應有一些調整。太平天國起事期間（1851-1872），貴州苗民亦起，可想而知，必然對湘西苗疆產生衝擊，或許〈乾圖〉所展現的，就有可能是反映當年的實際狀況也說不定，再加上中國科學院圖書館收藏的那一冊〈乾永保三廳縣碉卡圖〉，與〈乾圖〉形制相同，繪畫風格相似，但部份細節與內容貼說則有些微差異。因此合理推測，清廷之於苗疆治理方式，應該仍舊維持傅氏以來的軍事駐防體系，但每隔一段時間，因爲修葺或調整汛、卡等原因，則再次繪圖貼說，隨奏上呈。

結語

清代地方官員，主責向中央彙報地方事務之時，往往繪圖貼說，一目了然（例如故宮典藏宮中檔奏摺或軍機檔奏摺錄副的附件），本文主述的〈乾圖〉，應該也是在這種背景下產出的。雖然圖上未留下任何繪圖人，或獻圖人的蛛絲馬跡，但從花園綏靖鎮城左上，表述永綏廳境內沿邊一帶，分隸綏靖、永綏二鎮協，所管轄的防戍情況的大紅簽裡「繪呈」二字即可確定。至於獻圖、繪圖者何人，在無相關史料佐證的情況下，確實查考不易，但至少可肯定的是，應是同治朝以後，光緒六年以前，乾、永、保三廳縣，甚至是鳳凰廳一地的地方官所爲，正如《屯政考》裡收錄的，不管是蔣紹宗的〈稟遵札勘修碉卡道光五年〉，或是傅鼐的〈稟建碉卡嘉慶五年〉所提到的「繪圖貼說恭呈」（《屯

註釋：

1. 盧雪燕，〈四通八達—古代道里交通圖籍展〉，《故宮文物月刊》，498 期（2024.9），頁 56，圖 8〈乾州永綏保靖三廳縣碉卡全圖〉誤記為 67 扣，特更正之。
2. 有關此批輿圖的遞藏源流，參見盧雪燕，〈《故宮典藏古地圖選粹》編輯說明〉，《故宮典藏古地圖選粹（上冊）》（臺北：國立故宮博物院，2018），頁 4-9。
3. 王庸編，《國立北平圖書館概況附錄二：國立北平圖書館特藏清內閣大庫輿圖目錄附新購特藏》（北平：國立北平圖書館，1932）；王余光主編，《清末民國圖書史料匯編》第 6 冊，（北京：國家圖書出版社，2014），頁 519-560。
4. 有關此四種「方簽」，參見盧雪燕，〈臺澎圖、沿海岸長圖為黃叔璥所繪考：附故宮現藏北平圖書館新購輿圖比較一覽表〉，《故宮學術季刊》，31 卷 3 期（2014.3），頁 162。
5. 平圖輿圖部特藏最多的，主要來自前清內閣大庫移藏，其次是新購，當然也有小部份捐贈。
6.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亦藏一冊〈乾永保三廳縣碉卡圖〉（編號：史 58048320），筆者參閱孫靖國，《輿圖指要：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中國古地圖敘錄》（北京：中國地圖出版社，2012），頁 158-167。有關此圖描述與書裡附圖，其內容與〈乾圖〉相似，但仍有不同，首先是碉樓、城門、城圍等畫法略有差異（推測應是相同祖本描摹，或相互摹繪，但時代先後須再探研），兩圖部份汛堡位置也不相同，因此推測或許這兩冊地圖都是清末流散在市場，經不同單位徵集入藏也說不定。
7. 盧雪燕，〈驛路大觀—院藏〈太原府至甘肅驛鋪圖〉考介〉，《故宮文物月刊》，501 期（2024.12），頁 110-125。
8. 有關苗疆的基層軍事設施，參見李昌佐、李佳佳、魏代謀、張斌合撰，〈明清苗疆邊牆防禦體系文化景觀遺產價值剖析〉，《中國文化遺產》，2021 年 3 期，頁 101-107。
9. 有關碉樓形制，參見石邦彥，〈清朝對湘西苗區的三防統治〉，《中南民族學院學報（哲學社會科學版）》，1988 年 4 期（總 31 期），頁 49。
10. 有關哨臺、關門、邊牆、炮臺，參見石邦彥，〈清朝對湘西苗區的三防統治〉，頁 49。
11. 有關萬岩溪汛等設置在同治時期的說法，參見周妮，〈清代湘西苗疆營汛體系探研〉，《歷史地理研究》，2020 年 2 期，頁 91-103。

政考》卷十一〈碉堡〉，頁 7a），還是但湘良在統計「碉堡總數」時，所說的「長於方幅，未經全繪」（《屯政考》卷十一〈碉堡〉，頁 78a）這些話語一般。

〈乾圖〉的傳世，印證清廷以屯政、營汛等，管控、治理苗疆的一貫作法，至少持續到同治以後。而在古地圖繪製層面上，比較特別的是，〈乾圖〉有時因爲「限於方幅」的原因，並未將圖題裡的乾、永、保三地轄屬的汛、碉、卡，全數繪入。比如說古丈廳轄下的東山梁汛堡、土蠻坡汛堡，及汛後碉、西山梁碉、新寨碉、岩坳碉等，因爲距離遠的原因，並沒有出現在地圖上。[20]

這種做法與傳統古地圖裡經常可見的，將符合該圖旨要的地理要素繪在一起，不考慮相對方位或距離的眞實景況確實有些不同。

就內容論，〈乾圖〉類屬地方行政區域圖。但從以道路作爲貫穿全圖的靈魂角色論之，又可稱之爲某一主題性的專題地圖。繪者之所以如此作畫，極可能也是遵循「巡閱苗疆」的軍事行動而來，正如《屯政考》卷一〈道路〉末，特別列「巡閱苗疆陸路程圖」一般，而此思考方向，則未嘗不是另一主題研究的開端。

作者任職於本院書畫文獻處

12.（清）但湘良纂，《湖南苗防屯政考》，光緒九年（1883）刊本，卷 11，〈碉堡〉，頁 16a。參自維基共享資源：https://archive.wul.waseda.ac.jp/kosho/wa04/wa04_01332/wa04_01332_0013/wa04_01332_0013.pdf（檢索日期：2024 年 10 月 18 日）。

13. 有關清代苗人，與現代經過民族識別的「苗族」，基本上屬於兩種不同的概念，清人往往將南方非漢民族，統稱為「苗」，而現今中國的苗族，根據劉鋒，就其蒐集到的十二種「百苗圖」，撰著《百苗圖疏證》（北京：民族出版社，2004）一書，八十二條目僅僅三十五條目符合現代「苗族」定義。另《八十二種苗圖並說》裡的圖說列出黔境的「少數民族」，據劉鋒的研究，倘以現代民族識別為準，則包括苗族、瑤族、布依族、侗族、水族、壯族、毛南族、仡佬族、彝族、白族、漢族移民，以及存疑無法確認的民族，而其中苗族又可細分為黔中南支系、黔東南支系、湘西支系、川黔滇支系，以及滇東北支系，準此，筆者以為從《八十二種苗圖並說》的條目可推清代苗族的聚居地域包含川、滇、湘、桂等省。

14.「清代『苗疆』區域位置示意圖」，參自陸韌、凌永忠，《元明清西南邊疆特殊政區研究》（北京：人民出版社，2013），頁 265。

15. 暨愛民，〈何處是『苗疆』 — 基于地域與族群視角的評析〉，《中國歷史地理論叢》，38 卷 4 期（2023.10），頁 116-123。另本文認為「『苗人』所居地並非皆爲『苗疆』」可說之於一般廣義的苗疆定義提出強烈批判。

16. 席會東，〈明清地圖中的『苗疆』與『生苗』〉，《中國歷史地理論叢》，35 卷 1 期（2020.1），頁 36-44；張明、林芊，〈苗界苗疆考 — 對明清時期貴州『苗民』聚居地稱謂演變的歷史考察〉，《地域文化研究》，2020 年 1 期，頁 64-69。

17. 張明、林芊，〈苗界苗疆考 — 對明清時期貴州『苗民』聚居地稱謂演變的歷史考察〉，頁 69。

18. 有關傅鼐主持下的苗疆建置，可參閱（清）嚴如煜，《苗防備覽》，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清刊本，購善 000101-000108。另傅鼐，〈稟建碉卡嘉慶五年〉一摺，參見（清）但湘良纂，《湖南苗防屯政考》，卷 11，〈碉堡〉，頁 4a-7a。

19.（清）蔣紹宗，〈稟遵札勘修碉卡道光五年〉一摺，參見（清）但湘良纂，《湖南苗防屯政考》，卷 11，〈碉堡〉，頁 14a。

20.〈乾圖〉古丈坪廳上方紅簽註：「查古丈坪廳境內沿邊一帶，自溝槎碉起，至開平碉止，計長十五里，係古丈坪營汛地，連後路廳城，共安設汛堡三座、碉樓十五座、總計碉堡十八座，因後路之廳城外，東山梁汛堡、土蠻坡汛堡，及汛後碉、西山梁碉、新寨碉、岩坳碉，共碉堡六座，距邊甚遠，未經繪入，又賣若塘僅止土牆一道，故未列入汛卡數內，理合聲明。」